

我获得了自由,但却永远失去了苏小嘉

完



李子悦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告别大学生活后,我来到南京。不久后,我进了一家网络公司,老板姓陈,也是80后,他让我负责搞影视。慢慢地,我周围汇聚起一些人:纯真可爱的苏小嘉;为了能进男朋友家显赫的大门刻苦准备公务员考试的乌朵灿;为了梦想从小城市逃逸出来的十朝;曾经是我的初中同学、现在已嫁为人妇且腰缠万贯的张晴念……

【上期回顾】

这天晚上,张晴念请我吃饭。她在酒里面下了药,我只喝了两杯就醉了,然后,稀里糊涂地和她上了床。我回到家后,发现苏小嘉留给我的一封信,她人已经不知去向。我拒绝了张晴念的一切好意,之后,她就人间蒸发。不久,警察以涉嫌洗钱的罪名将我逮捕。我陷入绝望,脑子全乱了。

都市情感

十朝挽救了我

十朝和一名蓄着胡须的律师在接待室会见了,没有寒暄和多余的话,他们一见到我就说明天带我去法庭,到时候只要我放开胆子和盘托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即可,剩下的事他们全包了。

第二天,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还能再次见到张晴念并和她站在一起,面对法官的威严。她的旁边站着一个老头子,我几乎看不到他的脸,凭直觉完全可以判断此人便是张晴念的摇钱树。

十朝向检察官提供了很多本子以及一盘录音带,也就是这些东西,让我得以有机会当面质问张晴念的良知。整个庭审过程,张晴念始终不发一言,她把她的脸完全交给了头发淹没。但是此时的无声不是胜有声,法官终于在最后关头显示出了法律的公正,不仅判定张晴念洗脱罪名的成立,而且判定了其丈夫为贪污罪,我被当庭释放。

我跟着十朝和那名律师来到法院旁边的饭店。十朝就给我说起了他离开南京后发生的事。

回到家里,爸妈说什么也不让我种地,他还是想在县城里托人给我找个安定的工作,但我死活不答应,我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现在做什么最吃香?做农民!所以我从城市里回来了,你见过国家每年出台的惠农措施,可你见过城里人跳楼吗?你见过律师团为农民工讨薪的,但你见过城里人连房租都交不起吗?我现在回来就是要抓住农民吃香的机遇大干一番!我爸爸妈妈被我这么一番激情的演说激动得泪流满面,不再反对我当一个农民。当然,我未必真种

地,在家里没呆几天,我就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很多城里人都到乡下打听落户的问题。因为非农业户口不能在农村购买小产权房,而他们根本买不起城里的房子,所以拼命地想把自己的非农业户口转变成农业户口。这样不仅自己可以盖房子了,而且还能享受到农民的各项优惠政策,什么这贴补那贴补连医疗保险都有了,一年下来比呆在写字楼里做白领收入还高。

说完,十朝看我没反应,立刻对我的理解力表示出了质疑,你如果实在不能理解就想象成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吧,那个时候农民们在村里都挤破了头,也要在城市里找个熟人买个户口,有的还买工作。你现在倒过来想想就可以了,一点也不难理解,时代变了嘛!

你看,这位刘律师就是因为在大城市里租不起房子而想到退居山林的,现在在农村也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和我一起

做“摇身一变”户口咨询公司,不在城里打工了!

刘律师向我透露了苏小嘉的去向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湘南,帮人办了一个户口。和当地人谈妥条件后,十朝开车和村长去了派出所,我和刘律师开一辆车返回县城。路上,我问刘律师老是一个人在乡下,没有娱乐活动,闷不闷。

一点不闷,我家都搬来了,我挺喜欢现在的生活的,难道你还没有厌倦城市的生活?

难怪,差点忘了你是成家的人了。

是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娶了啊。

我?还早着呢,现在还在漂

着,等哪天活累了再说吧,何况现在连个能说话的女孩都没有。这么说着我突然就想到了苏小嘉,冲动地想哭。

你不是有个姓苏的女朋友吗?她好像也转过来了吧。

姓苏?是苏小嘉吗?

对,就是苏小嘉。

你从哪里知道她的?我突然把车停住,双手死死卡住刘律师的脖子,快说!

刘律师被我的举动吓傻了,喘着粗气,我也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可理喻,但我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指使着这样做。

稍后我有意识地减轻了力气,手臂上的青筋松了下来,让空气有限度地穿过他的咽喉。

他咳嗽了几声说,是十朝给她办的户口,转成农业的了。

我彻底把手从他殷红的脖子上拿了下来,放到发动引擎上。

车子重新抖动起来,平稳向前。

你亲眼看到的?

是,否则我怎么知道。

那十朝为什么一直没给我讲?

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想,该怎么讲,或者他也许并不打算讲。

她过得还好吗?

不好,我们在南京发现她的时候她几乎快被房东赶了出来。

尽管她依旧在写字楼里上班,但她没有钱交房租,后来她说她不想呆下去了,声音之绝望,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她对都市生活的绝望。

那她怎么还有钱买农业户口?

十朝没有收钱,他说他帮她就是帮你,不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可能怕你伤心。

那你觉得我会伤心吗?

会,如果是我,我也会,你们是彼此的镜子,曾经和现在都那

么像,连结果都一样,怎么能不伤心呢?

你他妈的别说了,呸,我现在在快活着呢。说着我踩足了油门,奋力向前。

苏小嘉嫁给了一个农民

和十朝会合以后,他带我们去了一个叫不夜城的地方。不夜城,是这个小城里唯一高档的休闲场所,里面除了市政要人就是商界里的实业家,比如淀粉厂、水泥厂、机床厂的厂长之类。

十朝说三个大男人要包间是不是有点怪,于是我们鱼贯在大厅里坐下来,说实话我也不喜欢包间,总觉得里面太阴暗,散发出阵阵因为阴谋的破碎而血腥和因为暧昧的得逞而腐烂的气味来。

我们仨坐下来就开始喝酒,因为毕竟不是饭店,所以没有什么我喜欢的菜,我就闷着头喝酒,边喝边想自己的心思,我的心思仿佛六月里被雨水浸泡着的韭菜,越喝心情越乱。

十朝,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能有什么瞒着你啊。

不要骗我,你仔细想想有没有,再回答我好吗?

你搞什么,好好的来这里玩一把,谈什么骗的瞒的。

你确定没有?

没有!你让我割头给你吗?

你还不相信我。

那苏小嘉是怎么回事?

十朝的身子明显抖动了一下,随后整个嘴角的线条僵硬起来,不再说话,也不再看着我,手里的杯子重重地放回到桌子上。

说啊,你他妈的不是说没骗我吗?你要不是心虚为什么不说话?

我心虚?拜托你不要为这样

的事和我吵好不好?

好,不吵,我们慢慢来,你说吧。

说什么?你想听什么?

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想怎么样呢?忘了吧,忘了吧,忘了她吧,与其到最后惨不忍睹,不如保留点美好的印象装进记忆里,多好!有一首歌叫什么来着,王菲的。

刘律师迅速抬起头来说道,相见不如怀念。这种漩涡我们是卷不起的,你醒醒吧。

对,就是相见不如怀念,你看说得真好!十朝说。

她是我女朋友,你觉得我应该就这么结束吗?

你想怎么样呢?破镜重圆还是重燃战火?

我想去看看她。

我只是不想让你伤心,你看我们现在过得多好,多自由自在,你为什么一定要扯上点沉重的东西进来呢?这种漩涡我们是卷不起的,你醒醒吧。

不要说了,我还是去看看,我和她决不能无疾而终的。

好,我答应你,不过你要冷静点,我现在告诉你她已经有夫之妇了。

这都是你的功劳?

不会的,这个你错了,我带她来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后来不知道她怎么就嫁给了村子里的人,她也不小了,可能她太寂寞了吧。

没有小孩,我是说她跟你来的时候。

没有,她没有告诉我太多,我们俩都在避免提及你。

那一夜我们三个人不醉不归,尤其是我放纵得像一块烂泥,扶不上墙的烂泥。不夜城的经理闻讯特意赶来把我们安排到对面的伏特家酒店。

元颢和杨忠喝酒时不小心透露了心中的秘密

8



付遥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猎天下》讲述了那个英雄遍地走、豪杰比狗多的南北朝时代,杨忠、杨坚、高欢、侯景、宇文泰、独孤信、李虎等一世枭雄浴血奋战,终结三百年大分裂、大黑暗乱世的英雄史诗。七千契胡铁骑破百万叛军,七千白袍将士攻三十二城,经四十七战不败等恢宏的战场景象在书中一一体现,更有儿女之情令人荡气回肠!

【上期回顾】

杨忠利用阵法打败魏兵,在战场上,杨忠还和北海王元颢进行了一场格斗比赛,看谁杀敌更多。就在厮杀时,元颢身边一名身材娇小的卫兵突然倒地,兜鍪甩落一边,乌黑长发飘逸而出,竟然是一名绝色女子。杨忠情急之下救了这名女子,同时心魄也被她的美貌勾去了。

人文历史

劝说北伐不成

萧衍回到行宫,手中拿着元颢的奏折沉默不语,拿不准主意。魏国内外大乱,是千载难逢的北伐时机,招手示意陪在身边的陈庆之过来,手指床榻让他坐下。

陈庆之听说河阴之变的消息,仔细看一遍奏折:“陛下,尔朱荣在河阴屠杀魏国两千王公大臣,元颢与他不共戴天,南奔求兵,实属正常。”

萧衍相信元颢所说,点头同意:“魏国汝南王元悦和临淮王元彧已经投奔建康了,河阴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果如元颢所言吗?”

陈庆之一直关心魏国政局,不时派出斥侯骑兵北上打探消息:“尔朱荣的女儿尔朱英娥为北魏元颢的妃子,今年二月,元颢生母胡太后毒杀亲子。尔朱荣号称为先帝复仇,率领七千铁骑攻入洛阳,将胡氏和三岁幼帝沉入黄河,杀死两千王公大臣。这个消息通过很多渠道证实,与元颢所言大同小异。”

萧衍凝眉沉思:“可是尔朱荣仅有七千骑兵,怎么能攻克坐拥八关三川之险,数十万羽林虎贲驻守的洛阳城?”

陈庆之志在北伐,最终目标也是攻克洛阳,立即决定:“陛下,我打算派遣斥侯骑兵深入河洛,仔细查访魏国军情,尤其是尔朱荣的契胡骑兵。”

这是陈庆之分内之事,萧衍并不干预,手指元颢奏折:“元颢借兵北伐,能够成功吗?”

陈庆之刚被萧衍以不想轻起战端拒绝北伐提议,现在元颢借兵,北伐重新露出希望,谨慎说道:“请愿臣下多言。”

萧衍想了解陈庆之的想法,点头说:“说吧,言无不尽。”

陈庆之被拒绝过一次,不敢直接劝说,便侧面打动礼佛甚恭

的萧衍的慈悲之心,停顿思片刻继续说道:“汉元帝时,陈汤以少数汉军,调动西域联军,猎杀北匈奴郅支单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大汉,横行草原数百年的匈奴被横扫一空。可是晋室八王之乱,成都王颖引匈奴人刘渊为外援,让其长驱入邕,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人袭击司马颖,胡人乘机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邕,鲜卑掠夺数万名汉族少女,他们回师途中大肆奸淫,把这些少女称为双脚羊,充作军粮,宰杀烹食。他们走到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一时吃不完,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于易水,河水为之断流。陛下能想像当时的惨状吗?”

萧衍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愠意:“如果轻率开战,必然引起战火,殃及百姓。你只需守好边境,不使魏军人侵境内,使得南方百姓安居乐业。”

陈庆之听出萧衍语气不好,仍然力争:“元颢为魏国太傅,尚且投奔陛下,说明家虏人心散乱,此为千载难逢的良机,不可错过。”

萧衍猛然转身,面对陈庆之,雪白胡须和眉毛一起颤动:“一日之内,你两次劝朕发兵北伐。此事,朕意已决,不必再议。”

元颢的来历

杨忠随陈庆之从茅山回到涡阳前线,直接到老侯的酒庄,他两腿一盘横坐上凳,左手抓起一大片牛肉向嘴里塞去,右手端起酒坛向嘴里就灌,连声赞叹:“老侯,你酿酒可比你炼的兵器好多了,你不当铁匠算是对了。”

杨祯身披铁铠,仍被簇头穿身而下,始终是老侯心中之痛。老侯被杨忠说到心痛处,恼羞成怒:“你成天白吃白喝,还敢唠

嗑,当心我赶你走。”酒肉在眼前,杨忠无心说话,只顾低头吃喝。忽然木门响起,宋景休推门而入,向身后的元颢说:“杨忠果然躲在这里喝酒。”

杨忠看一眼元颢,绽开笑容:“北海王来请客了,应该弄点好吃的才对。北海王,你箭法不错,近身格杀,嘿嘿,不怎么样。”

“老板,来盘鱼。”元颢吩咐老侯加菜,对杨忠说:“要不是我的护卫拦着,你赢不了。”

杨忠头也不抬,嘴里塞满牛肉:“好,天天比,天天赢,天天有牛肉吃。”

元颢笑着说:“你赢不了我,我是拜了名师的,你有师父吗?”

杨忠抬头注视元颢:“我师父有好几百个。”

元颢不以为然:“师父贵精不贵多,几百个烂师父不如一个好师父。”

杨忠呵呵偷笑:“我这几百个师父可不一般。”

元颢到梁国借兵北伐,见杨忠骁勇善战,有心收揽,没有一点架子:“呃?你的师父有什么不一般。”

杨忠猛灌一口:“我的师父都是死人。”

三个人边吃边聊,门外传来马佛念的声音:“郡主放心,杨忠和宋景休肯定在这里喝酒。”

明月脱下戎装,换上在北方常穿的衣服,脚下一双可爱的橙黄色小牛皮长靴,将小酒庄的所有目光都吸引过去。明月冷不防看到这么多目光,笑着向元颢等人点头招呼,却看见杨忠立即将目光躲开。

明月转向元颢:“姐夫,怎么躲到这里来了?人家找你半天,你不来见梁国皇帝办正事,来酒庄做什么?”

元颢叹口气:“早就见了,

萧衍要回建康和大臣们商议。”

杨忠好奇地问道:“北海王,听说你来借兵?”

元颢露出无奈的神情:“是啊,我要借兵讨伐尔朱荣,他发动河阴之变,将洛阳的皇族几乎杀光。”

马佛念举起酒杯劝说元颢:“北海王,这种大事,我们这几个小兵也帮不上你。不过你既然来到我们的地盘,就算有缘,只能陪你借酒消愁。来,干一杯。”

宋景休憋了很久,终于问出:“北海王,你在魏国是大官,到底有多大?”

元颢苦笑摇头:“大官有什么用?如今有家不能回,有仇不能报,还是举杯痛饮吧。”

宋景休仍不放弃:“您在梁国的官能比得上我们关中侯吗?”

明月哼了一声:“北海王是当朝太傅,三公之一,除了皇帝和太师元继比他大,其他人都比他小,你说有多大?”

宋景休一拍大腿,痛得龇牙咧嘴,驱走酒意:“搞大了,搞大了,事情搞大了。明月郡主有相好的了,切切切,还是魏国皇帝!”

这句话吓了马佛念一跳:“大眼,你怎么知道她是魏国皇帝的女人?”

宋景休嘿嘿笑着:“我和你赌。”

杨忠连连摇头:“北海王元颢南投,岂能将魏国皇帝的女人带在身边?大眼,你别胡思乱想。”

马佛念右手托着下巴,皱眉思索,两撇黑胡子缠在一起:“明月郡主提起魏国皇帝的口气,说明两人关系绝非普通,她逃离魏国,其中必有极大变故。”

这句话提醒杨忠:“是啊,既然她与魏国皇帝关系非同一般,为什么要逃到梁国?魏军为什么还要沿途截杀?”